

一刀齋夢録

田浅田次郎 著
周晓晴 译



ITTOSAI MUROKU

重庆出版社

一刀齋夢録

〔日〕浅田次郎 / 著
周晓晴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ITTO-SAI MUROKU by ASADA Jiro

Copyright © 2011 by ASADA Ji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 Animated Picture Culture Co.,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ASADA Jir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CREEK & RIVER Co., Ltd., Japan and CREEK & RIVER SHANGHAI Co., Ltd, PRC.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版贸核渝字 (2015) 第293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刀斋梦录 / (日) 浅田次郎著; 周晓晴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229-13581-2

I. ①一… II. ①浅… ②周…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1662 号

一刀斋梦录

YIDAOZHAI MENG LU

[日] 浅田次郎 著 周晓晴 译

责任编辑: 许宁 魏雯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责任校对: 杨婧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国丰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30mm 1/32 印张: 18.25 字数: 482千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3581-2

定价: 88.0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说来有些可笑，在梶原中尉心里，明治这个年号似乎应是永续不变的——就如西洋之纪元。即便是陛下驾崩，皇太子殿下继位登基后，明治四十五年依旧是四十五年，而下一年理所当然地该是明治四十六年了——为此，他深信不疑。

谁想在陛下驾崩翌日，“大正”这个新年号就横空出世。比起新时代的到来，倒是明治时代与陛下御体同归尘土的事实更让他感到无限唏嘘。

说起来与明治二十年出生的梶原中尉干系不大，可事实上“庆应”在孝明帝逝世时也是存留了一段时间的。当时，就连跨过年坎儿到了第二年初，宫中也没有年号将改的迹象。一直到先帝驾崩一年零九个月后，庆应才终于成了明治。

退一万步说，眼下局势虽不算平稳，可毕竟宫中本就有丧期之说，国民亦有服丧义务，如此看来前代的应对方式显然比起立马改年号来得更自然。再加上本来明治这个年号，就如神武天皇即位或是基督诞生，说它是本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纪元也绝不为过。然而就是这个辉煌的时代，却在陛下驾崩之后立刻被抛到一边。世间如此不假思索地就给陛下安上“明治天皇”的谥号，又马不停蹄地奔向新时代的做法，是否真的合乎情理？

——自七月三十日陛下驾崩以来，梶原中尉的脑子里就一直被类似的问题充斥着。

在这些不着边际的念想里，梶原的脑海中忽地闪现出一个画面。如合着朗朗的旁白，映现在黑暗空间中的电影定格。

如果那一幕并非白日梦魔而是真实光景，那就应该是发生在国民吊唁潮已过，秋风开始萧瑟的九月初。二重桥前的广场空空如也，时间尚早。

担任值周士官的梶原离开竹桥的近卫师团司令部，走在去往宫城各个分哨巡视的路上。马蹄踩散护渠上浮升缠绕的雾气，一人一马行至二重桥前时，天将亮。

梶原身下坐骑忽地立起耳朵，随即停止了前进的步伐，似是听到了其他马匹踏碎石子的声音。一匹训练有素的军马，总是能比人更先察觉到来自上官的气息。

从浓雾中缓慢踱出的，是一位身着军服、胸佩勋章、手臂上套着丧章的骑马老将军。虽然两人之间相隔尚远，但从那一把白胡子来看，来人应当是那位乃木大将。

梶原中尉心里犯起了嘀咕，他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可至今，老将军那憔悴的面容、马儿眼中透出的与主人同样的悲怆，以及渠外路面电车恰好经过时擦起的蓝色火花，都还历历在目。

大将并未带副官，身边也无从兵。将官级别的人只身出行本就不妥，更何况眼前还是一位与海军东乡提督一起被拥戴为日俄战争英雄的人。

梶原立即让道并施以军礼，静候将军通过。可老将军却像是完全没有察觉自己前方这位骑马将校^①一般，依旧自顾自地策马缓行，还时不时不舍地回头望向二重桥的方向。那副模样，丝毫没有将军的威严，倒更像是个迷失在雾中战场上的老骑兵。

对于这出现在黎明时分一幕的因果，梶原中尉大胆地猜想了一番。

乃木将军应该是昨日参内^②后就在并殡宫的灵柩前守了一整夜，直到夜色将尽，才迟迟吾行地退身而出。

一步一回首，一步一回首。

① 将校：少尉军衔以上的军人。士官。

② 参内：进宫晋见天皇。

马上的将军并未做出任何垂首或是敬礼的动作。身下的骏马反倒像是执意要斩断自家主人最后的留念，并不停蹄地向前迈进着。将军直到走到了中尉面前，才终于察觉他的存在。回礼间，神色中似乎还夹杂着些许惊讶。

梶原中尉按照军中规矩，向将军报告巡查并无异常。将军听后，也只是应了声“辛苦了”，旋又驱马前行。

梶原琢磨着既然将军没有带从兵，自己临时担任其护卫工作也是无可厚非。于是他策马追了上去。

“阁下。请让下官与您同行归营。”

满心的责任感，换来的是将军一声厉喝：“用不着！”

没等梶原反应过来，他身下的马已经被吓得止步不前。“是下官唐突了。”

白色手套的右手轻轻扬起，算是对梶原的回应。将军骑马的背影继续走向空旷的广场边际，依旧是无数次的回首，直至没入浓雾之中。

果然不是做梦。

要是能对后世之人说出如“明治时代就是如此这般被淹没在了历史长河中”那样的话，兴许倒还有些传奇的意味。但在梶原看来，他竟无法感觉到任何带有象征性的物事。就比如那位年过花甲，却无法抽身隐居的老人，一夜间就失去了自己生存的意义。像突然被切断线，消失在高空中的风筝，亦似被掷入深潭，沉入幽暗水底的石子。

对于乃木大将的殉国，世间的舆论赞否参半。而梶原却持保留态度。将军其实就是那被风吹走的风筝、沉入水底的石子，容不得他片刻挣扎。只是无论风筝或石子，在不同的人眼里，可轻如鸿毛，亦能重如泰山。一个被时代车轮碾过而逝去之人的是非，梶原并不想再多过问。

军事参议官兼学习院长陆军大将从二位勋一等功一级伯爵乃木希典

在报纸上看到讣告时，梶原中尉第一反应是同情。他深深同情如此繁重的头衔，竟就这般压在了那样一位老人身上。他不时会思索，当将军被压倒击溃时，自己又在哪里，做着什么。就像遭遇不测的是长年的知己那般，对于后知后觉的自己，他总带着一份懊悔。

乃木大将在赤坂新坂町家宅切腹，是九月十三日下午夜里八点。那正是先帝的灵柩被装入丧车驶离皇居的时间。

出丧的具体时刻其实并不难掌握。因为首先皇居前的广场上会鸣炮，听到炮声后，停靠于品川海面上的军舰亦会拉响汽笛，各个寺院则会敲响丧钟。

将军的心里事实上应该并没有什么殉国的念想。对他而言，自己不过是陪着陛下开始另一段旅途罢了。将军是用自己的军刀切腹后又用刀刺穿咽喉，他的夫人则是用短刀扎入心脏结束的生命。

谁敢想在起雾清晨中遇见的失魂落魄老将身上，竟然蕴藏着能独自切腹并让妻子也一同殉死的气力。

此刻的梶原走在送葬队伍前，正奔着青山练兵场的葬祭殿而去。近卫骑兵先行开路，近卫军乐队在行进中演奏《哀之极》^①，手持松明的送葬队伍紧随其后，轎车^②则由五头牛拉着缓缓前进。

送葬队伍自宫城出发抵达葬祭殿，前后花了三个小时。乃木将军的死，便是发生在这段时间内。走得无声无息。

那是为天皇陛下送葬的队伍，文武百官都理应在内。只是夜色尚浓，有谁在又在哪里，自然是无从知晓的，毕竟不能说还召集众人，做个点名签到什么的。再说了，人人都沉浸在悲痛中只顾埋头前进，谁又会去顾及旁人。

道理虽然说得通，可梶原中尉心里仍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①《哀之极》：由明治时期活跃于日本的德国作曲家 Franz Eckert 所作的葬礼进行曲。

②轎车：亦作轎车，载运棺柩的车。

自七月三十日陛下驾崩以来，已经过了一个半月有余。其间乃木将军那副心焦力瘁的模样，周围的人不可能毫无察觉。照理说其中总会有人发现将军不在，心生疑惑进而把事情闹开的。因此乃木大将未加入队伍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并没有去送遗体的想法，而是打从一开始就决定让自己的灵魂追随先帝而去。

虽然这一切都只是梶原的推测。但一开始似乎不着边际的想象，竟也渐渐清晰明确，甚至连猜测本身都让人觉得可怕起来。

如果梶原的想法是正确的，那么也就是说乃木将军殉死，根本就是百官早已心中了然之事。

毋庸置疑，将军的意志无比坚定。声名赫赫的将军为国殉死，一方面能将武士道精神名扬海外，同时给敬慕陛下的国民们一个充分的交代，让人们能更加欣然地接受明治的终焉及开辟伊始的大正年代。

若是这么想，那的确谁都没有阻止将军殉死的理由了。

总之，就是在梶原中尉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头为其开路的时候，乃木将军以哀悼的炮声与钟声为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至于殉死的理由，也明明白白地写在了遗书上。对他这一举动，世间舆论可以说是各抒己见，到底结果还算圆满。只是一切都太过顺利，反而让梶原嗅到了古怪。

毕竟从将军的安排来看，他理应是一个考虑周到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难道不是应该选择在参加葬礼，接待海外宾客之后再离世更为自然么。加之身为学习院^①的校长，陛下曾将三位皇孙的教育托付于他，他这一死，等同于逃避了自己的职责。

既然有如此矛盾的事实存在，圆满的结局就不得不让人心里打上一个

^① 学习院：学习院大学(Gakushuin University)，是由学校法人“学习院”设置，位于日本东京丰岛区的一所著名贵族私立大学，因大部分的皇室就读于此校，被公认为日本的“皇族”大学。

问号了。或者说乃木大将根本就是无法承受陛下驾崩和时代终焉这样的双重打击，再无暇顾及其他就此撒手人寰。能够将自己身后之事打点得如此周到，也不过是因为陛下驾崩到大葬之间，有那么漫长的一个半月时间罢了。

梶原甚至曾想过，说不定乃木大将也将与自己存着同样的想法——明治这个时代，会永远存续下去。

陛下的遗体在大葬之后返回京都，葬于伏见桃山陵。这场葬礼同时也属于明治这个时代。就在它结束三天之后，也就是九月十八日那天，按照陆军的惯例，炮车载着乃木大将的灵柩，在市民们的目送之中，往青山斋场驶去。

梶原让青山大道上的部下队，为葬礼献上仪仗。夫人的灵柩车由马拉着，紧随在将军灵柩所在的炮车之后。

施立枪令后，梶原中尉将军刀收回鞘内颓然而立，精神似有些恍惚。仿佛就在那一刻，曾以为永续不灭的明治时代，终于彻底地画上了句号。

每每忆起那份感慨，梶原就觉得即使是那样不顾前后，抑或是无法承担起重压选择死亡的做法也是伟大的。至少它让自己终于能够与明治这个时代做一个了断。乃木将军在陛下身逝之后，将尘世的一切留恋，都扫了个干净，再上路西去。

梶原的祖父，维新时牺牲在了上野山中。

据说祖父在脱藩之际，蹲在那时尚且年幼的父亲面前，告知自己殉死的理由——不战而屈、交出江户的行为只会成为后世之笑柄。随后还交代，此战后武士时代终焉，断不能为求生计，向萨长贼人卑躬屈膝，因此不如舍去未被玷污之刀回家归农。

于是乎，梶原一家在祖父战死、旗本屋敷被新政府收回后，就遵循遗言回了多摩的封地，当起了庄稼人。作为旧幕臣而言，也算是善终了。

梶原虽然只是普通农家的次男，但从小耳濡目染，在过往的熏陶中长大的他，依旧存了一份矜持。正因为这份矜持，他才毅然选择进入了陆军幼年学校。虽然他知道自己“稔”这个名字从何而来，但总觉得这是祖父留给自己的礼物。因为梶原这个姓氏，给人一种威慑感。如此一来，“梶原稔”从字面上看倒也不乏平衡感。

祖父遗言中的“萨长贼人”，到了梶原这一辈，却已鲜有人脑中还有如此想法。加之有他们幼年时期的日清战争以及进入士官学校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在先，日本这个国家的概念已经根深蒂固。

就在明治时代被夜幕吞噬，大正迎来朝阳的那个黎明，梶原中尉遇到了乃木将军。那一刻，莫提什么对日俄战争大英雄的敬意，事实上一种让他也始料不及的不快感油然而生。因为马上的将军那数度回首的身影，映出的是身为军人不该有的懦弱。

当然，那样的感情只存在了一瞬间。后来梶原曾试图找出其产生的缘由，他发现答案很简单：是祖父那一声贯穿日本国家概念的“萨长贼子”，宛如诅咒一般，生生地刻印在身上，并顺着血管渗透了出来

乃木将军享年应是六十有四。这么一算，将军年轻时正好就是维新时祖父视为仇敌的萨长兵中一员了。梶原意识到一个事实：不单乃木将军，东乡提督、山县元帅、大山元帅以及桂侍从长……现今军中的将帅们，几乎都是曾将自己的祖父逼上死路的那群仇人的朋党。

他觉得自己似乎找到了送走乃木将军的灵柩后，那种莫名而生的颓然无力感的源头。也许是沉睡在自己内心深处，那份属于祖父的遗志突然失去意义的结果吧。连自己未曾察觉到的心中的尘埃，竟然也被将军一并扫走了。于是，明治结束。抬起头再看，已是大正新时代的天空。

对于将军之死，坊间不乏各种猜测与论调。而在梶原看来，自己心中得到的各种解答，都无一不是证明了乃木将军是时代的名将，亦是真正的忠臣。

所有的仪式结束后，连日工作的近卫师团得到了休假的机会。不论将校还是一般士兵，大家分为前后两批，分别获准了长达八日的假日。

梶原父母已不在人世，如今老家又由兄长继承，总不似过去那样能随意回去了。于是他决定这个长假索性就泡在剑术修行里。就在去年的全国武道大会上，他终于杀入决赛，于他而言，如此的剑术造诣，也算是自己身为军人的价值了吧。

秋意已浓，残暑尽散。他琢磨着不过两个月的练习空白期，要补上应当不难。梶原中尉自记事以来就开始修习剑术，而他所学的是被称为多摩当地流派的天然理心流。

“怎么了这是？你有些反常啊。”

梶原取下面^①刚调整好呼吸，榊吉太郎警部就坐到旁边来，拍了拍他的肩。

榊是警视厅的剑术助教。截至去年，他在每年盛夏都会举行的全国武道大会上已经保持了五连胜的记录，算是让警视流剑术扬眉吐气了一番。若不是先帝驾崩今年的大会被迫中止，不出意外，前无古人的六连霸也会是他囊中之物了。

这话由梶原中尉来说，必定是不会有错。毕竟去年败给榊的人就是他。而在他眼里，两人之间确实存在着遥不可及的差距。

“我哪儿反常了？你倒是说说看。”梶原的反驳中掺杂了些许不快。

“要这么问的话……”榊警部将粗壮的手臂抱在胸前，回想了一下两人之间的稽古^②。“就说你最擅长的突刺吧，要是放在平常，你总是顺着刀锷一下子就溜了进来，根本让人无从反应。可刚才呢，你在动作前却都会将剑尖降下几分，好像在告诉对手‘我要突刺了’。要那样儿，换谁都能躲得过啊。突刺被躲开就跟送死没两样，你是要等着面门挨一下吗？”

梶原也回想了一下，自己却并没发现什么问题。只是往日最引以为傲的突刺，的的确确每次都从面垂^③滑开，紧接着就是自己的肩和侧面被击中。在旁观者眼里，应该是输得挺狼狈的。

① 面：这里指剑道护具中保护头部的部分。

② 稽古：专指武道或艺术类技艺的练习。

③ 面垂：详见附录。剑道防具。

时隔两个月再次踏入道场，对于一个自小生活中便只有剑术，除了时不时因野战演练间断几日，从未远离过修习的人而言，因生疏而造成的失常也不是无法理解的。

梶原开始解起胴台的绳子。

“哎嘿？就不练啦？你连汗水都没流几滴呢。”

偏西的太阳穿过窗户，将日影印在有乐町警视厅道场中，竹刀的碰击响声仍酣。梶原此时才惊觉，稽古因故叫停两月的不止是近卫兵，也包括警视厅的巡查们，自己那可笑的借口终究成不了理由。

“先别提稽古了。能陪我去喝两杯吗？”

“行啊。不过今天教官不在，我得留到最后受礼。你先过去，喝着等我吧。”

梶原是陆军部队过来的，因此他并不受道场的练习时间约束。将稽古练习服换成常服，朝向神位鞠躬敬礼后，他便独自离开道场，朝着平日与神常去的数寄屋桥附近的居酒屋走去。

护渠边瑟瑟秋风依旧，映入眼中的景色与平日无异。只不过是年号从明治变成了大正，却不知为何觉得连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而且那种改变并没有让人耳目一新，反倒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真实感。在梶原看来，周遭的风景就如布景板，而来往的行人只是舞台上的演员。

就说银座一带如春笋般生出的那些高楼吧，总感觉只要绕到它们背后去，就能看到一块木板与一根支撑的木棍儿。再说那些擦肩而过的行人吧，总觉得只要回过头去，说不定就能看见他们朝着自己做鬼脸。

梶原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些神经衰弱，无奈身为皇城的近卫将校，脑科医院自然是不好去也去不得的。

穿过日比谷的十字路口，再往前走就是数寄屋桥。梶原身上套着单衣和服，下身穿着小仓袴。他将竹刀扛在肩上，一头挂着防具袋。如此走在路上的模样，倒有些大龄学生的感觉。脱下军服后，他的心情也轻松了

许多。

梶原与同期的将校搭伙，在神田锦町的里长屋那儿租了周日房。原则上来说单身将校必须住在营内，但事实上刚当上少尉的尚且不谈，军中对于中尉级别以上的将校在外有休息所这样的事，从来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梶原总是穿着军服走出营门，再去出租房内换作常服。特别是去警视厅稽古的时候，军服实在是有些卖弄炫耀的嫌疑，身心上自然都是常服更轻松。

原本陆军军官混在警察里稽古就已经算是破天荒的头一遭了。加之还是让去年在决赛中胜过自己的人指导，梶原心里其实也是一百个不愿意。

这下又该有人会说，既然如此不如不去了吧。可无奈的是梶原在竹桥近卫联队里实在找不到还能与自己稽古的人了。

说起陆军部队的剑术，户山学校应当算是群雄集结的梁山泊了吧，可就是去了那儿，梶原仍有一种难逢对手的感慨。在那里，先不谈类似拔刀术和试斩的粗野剑术横行，就连普通稽古还得顾及着阶级。

户山学校里的军人，可都是从全国各部队选拔出来的剑术苗子。对这个身为随队将校却能一路过关斩将闯到天览试合^①决赛的年轻中尉，他们始终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毕竟就算剑术再超群，若是给他坐上助教的位置，让其他人向他低头也着实不妥。

于是乎梶原这个特例就开始了三天两头往警视厅道场跑的生活。

要论剑术水平，整体来说警察在军人之上。当然，陆军部队自然不可能承认这点，然而只要看看全国各地举行的武道大会结果，就一目了然。特别是从先锋到大将的团体车轮战，还从没听说过地方联队赢过警察的。

如此明显的实力差距，其中亦有缘由。

明治维新后，警察官只在士族子弟中招收人员，而部队方面，由于明

① 天览试合：御前剑术比赛。

治六年下达的全民皆兵的征兵令，军中农民的比例相当高。这一区别造成彼此实力上的差距影响至今。

过了数寄屋桥，电车道河对岸上，是上班族们一天工作之后最爱去的居酒屋区。

掀开暖帘，迎接你的不是“欢迎光临”，而是一声“您回来啦？”这是江户的做派。这时候，你要是没有毫不犹豫地应一声“我回来了”，就会被当作乡下人。

酒未上桌就开始点这个菜点那个菜的，也是没见识的表现。要说这个季节的下酒小菜，那必须是小斑鲮拌蛤蜊片了。

在这个没有明治也没有大正的老酒馆角落里，静静坐下，嘬一口与体温同暖的热酒，只觉得通体舒畅，心情愉悦。

“要说也是，毕竟你我都是生在明治长在明治的人，突然跟咱们说‘新时代来了’，好像一时半会儿真没法接受。不过整天琢磨这些哲学论调，是人家帝大学生的专利。过着过着也就惯了，没啥大不了的。”

梶原知道，自己并没有办法让对方完全明白心中所想，因此一开始也没指望能得到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没意义的话题，还是就此打住为好。

“要我说我算是赚了啊，这一年。”榊警部手肘一扬，一杯酒下了肚。

发现自己对面的人一脸茫然地望着自己，榊抓着酒杯，直起一根手指了指梶原。

“你就别说笑了。我怎么可能赢得过榊先生你啊。能不能走到决赛还是个未知数呢。”

“这可不是跟你说着玩儿啊，”榊一脸严肃地又嘬了一口，“我毕竟三十五啦。身子骨不如从前，我也知道自己过了还能撑得住天下的年纪了。原本我就在想，今年的大会上，是与你来一个新旧交替的时机了。”

“就算是玩笑话，我就当你是在鼓励我啦，受用了。”

“谁说是玩笑了！”榊警部又一仰头。只是这一声，让周围酒客的视线都集中在了他俩身上。依稀能听见周围的议论声中开始出现夹杂着剑术、剑道的词。

两人虽然都穿着常服，自是没人知道他们的身份。但小小的居酒屋里，他们的体格却分外显眼。榊是个浑身肌肉的壮汉，梶原也有五尺九寸高。单凭这点，他们也足以成为常客们酒桌上的话题了。

“无论如何咱俩都隔着十岁的差距，不过你要知道，咱们可是三十五和二十五啊，是到了交棒的时候了。”

“瞧你说的什么丧气话，我可从来没那么想过。”

“哎，我就是个胆小鬼呀。人啊，只要一泄了气就完了，就算现在剑术还在你之上又有何用？不过话说回来，气势不也是一个人能力的表现么。别看道场里，十回合也许你只能打中我一两次，可要真到了天览试合上，十有八九赢的都会是你。正因为这样，我才会觉得这一年自己是赚到了。毕竟是因为皇家的丧礼才会如此，这么说可能有欠谨慎，不过句句真心啊。”

梶原一时竟无法反驳。看榊的样子不像是醉了，他也并非那种会为了鼓励说些违心话的类型，这可能的确是他真实的想法。

“我说，你该不会要告诉我明年的天览试合你不参加了吧？”

“正有此意呀。”榊的脸上露出了平日难见的苦笑。

“你这是懦夫所为啊！”

“没错，你可能会觉得我是个懦夫。但世人可不这么认为。”

在没有榊吉太郎的全国大会上取得优胜，与打倒榊成为日本第一，这两者间的分量有着天壤之别。更何况梶原身上，还承担着来自陆军部队的所有期待。

榊的坦白着实在梶原意料之外。这一年来，榊带给他的影响不可小觑。让梶原憧憬的，不单是榊卓越不群的剑术，还有他不在乎旁人目光，

始终超然于世人评价之外的那种随性。

怎能想那样的榊竟然会因为害怕战败而回避战斗。

周围的酒客下意识地竖起了耳朵聆听着两人的对话。梶原将手肘撑在桌上，向着榊凑了凑，说：

“榊先生。身为武者，这话我本不想说第二次——你真是个懦夫。”

两颗大平头凑一起，几乎要抵上彼此的额头。榊的脸上没有笑容，一双眼死死瞪着梶原。

“我就算是懦夫，也比神经衰弱要好吧。”

“我再说一次，你是个懦夫。”

“那我就要问问你了，是谁连个懦夫都打不过的？要是我俩手上拿的不是竹刀，而是真剑，你这张嘴还能好好挂在脸上让你来嘲讽我？”

梶原词穷，榊看准时机立马给他续杯，自己也一口尽了杯中的酒，只是两人的头仍旧凑在一起，没有分开的意思。

“只要我一退隐，前后十年，日本第一剑士就非你莫属了。就算会有些闲言碎语，终究不过一两年的劲头。以后谁还会记得榊吉太郎呢。这样难道还不行？”

“当然不行！”

“瞧你这倔脾气，难怪你会神经衰弱！”

梶原没吱声，只是嘬了下酒，长舒一口气。再这么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他琢磨着稍作调整，待拉开间合^①后重新上阵。

“要知道，这么多年来，我还没遇见过能打从心底里尊称一句老师的人。听起来好像挺高傲，不过日本第一的剑士，不就是这么一回事么？”

梶原颌首。

“可事实上呢？我成为日本第一的瞬间起，自称我恩师的人就陆陆续续地冒了出来。哎……多说无益，明年的这个时候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① 间合：剑道术语，指攻击防守的距离及时机。